蜀山劍俠傳/0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五回　十年薪膽 二番僧煉魔得真傳　兩輩交期 三劍客中途逢舊雨

下一回▶

允中枉自又急又怒，無計可施。幸而來時服了岳雯兩粒丹藥，還不甚覺飢餓。第二日午後，那矮胖兇僧來看兩次，見允中神態硬朗，一絲也不困憊，暗暗驚奇。一會兒又去請那高大凶僧來看。兩人商量了一陣，那矮兇僧便向允中道：「看你不出，你居然還是個硬漢子。我們現有一樁事要和你商量，你若應允，便能饒你活命；若是執迷不悟，便將你開膛摘心，與大老爺下酒。你意如何？」允中想了一想，答道：「我已被擒，殺剮任便。你如有事求我，也沒有綁着逼迫的。有甚麼事，先將我放了再商量。事若可行，無不應允；如果是那些姦盜邪淫一類，你就把我殺了，皺一皺眉頭，不算漢子。」那矮的兇僧對那高的兇僧道：「這個人倒真是個漢子，比先前那些人強多了。好在我們也不怕他逃上天去。」說罷，便去解了允中的綁。

允中被綁一個整天整夜，周身麻木。知道這些兇僧厲害，又會妖法，決難覷便逃走，莫如暫時應允他的請求，見機行事。便問那兩個兇僧道：「有甚麼事相煩，你說吧。」那矮兇僧先不答言，一手拖了允中走到庭中向陽處，仔細朝允中臉上望了又望。然後再拖他一同走進隔院一間禪房落座。說道：「我名喀音沙布，是本寺的二老爺。那生得比我高的是本寺大老爺，他的名字叫做梵拿伽音二。我們俱是西藏人，祇爲得罪了活佛，帶了手下徒衆，到青螺山內蓋了一座廟宇參修。十年前忽然來了一個女的，名叫神手比丘魏楓娘，生得十分美貌。我們不該將她留在廟中，被她用法術飛劍傷了我們多人，將我

師兄弟二人逼走，佔了我們的青螺山。

「我們無奈，纔逃到此地，將這座昭遠寺的住持趕走，在此暫居。一則因爲得罪了活佛，西藏不能回去；二則又捨不得青螺山的出產和辛苦經營的廟宇，原打算請了能人仍將青螺山奪回。不想魏楓娘聞得我們仍未遠離，前來逼迫我們歸順，做她青螺山的耳目。她有八個徒弟，便是那有名的西川八魔，專一在外姦淫打劫，個個精通法術，本領高強。我們鬥又鬥不過她，走又無地可走，祇得答應下來。此地原是川藏間孔道，平日行旅客商及入藏朝佛的人貪走近路，有不少俱都打此經過。我們佔據青螺山時，並不時常打家劫舍，祇不過入藏的人俱要到我們寺中進香佈施，纔保得平安。偶爾劫殺一兩次，也是他們不知好歹，既要少走十多天近路，又捨不得香資，惱了我們，纔惹出殺身之禍。誰知八魔到此，他們手下人又多，不問青紅皁白，見人就搶，遇到婦女就姦，不時還往川中去做大案，滿載回來。漸漸這路上斷了行人。他們又恐風聲太大，知道到青螺山，這裏是必由之路，所以逼我們給他們做眼線，以防能人劍客到來尋他們晦氣時，好做一準備。祇苦了我們，平日此廟本無出產，全仗過路香客佈施，被他們這麼一來，絕了衣食來源，祇得也在川藏邊界上做些打劫生活。誰知八魔還是不容，祇准我們做眼線，每月由他們那裏領些羊米奶油。遇有大宗買賣搶到了手，也得往他們那裏送。我們忍氣吞聲已有多年，天幸魏楓娘這個潑賤在成都被一個女劍仙所殺。我們本想去將青螺山奪回，誰知八魔自魏楓娘一死，害了怕，拜到西藏毒龍尊者門下，練會許多法術，又請了許多能人相助，我們估量不是對手，重又隱忍下來。知道他們雖然厲害，但有煉天魔解體的大法能夠制他們。我大師兄本會此法，他不該前些年在青螺山被魏楓娘用素女偷元破了元真，失去純陽，使用不靈了。煉這種大法，須要一個有好根基，元神穩固，心志堅強的童兒，在一個僻靜的山頂上，朝着西方煉上兩個四九三十六天，纔能成就。祇是這三十六天當中，預先得學會辟穀打坐，然後坐在那裏如法施爲，直到大功成就，無論見甚麼動靜和種種妖魔擾亂，動也不動，稍一收不住心神，不但前功盡棄，還有性命之憂。

「大師兄因見廟中徒衆全非童身，不能煉這種大法，便想尋人代替。物色了這多年，偶爾遇見一兩個勉強能用，誰知他們的心志不強，結果徒自喪了性命。而且這種法術，須要從未學過別的劍術道法的人纔能煉，否則他的元氣煉過別的，雜而不純，仍是無用，所以甚爲難得。昨日我們兩個徒衆見你帶有銀兩，原想照從前一樣下你的手。及至引你見了我師兄弟，纔看出你是個童身。先還不能肯定你就能行，後來將你捆了一天一夜，纔覺出你不但根基稟賦甚厚，尤其是心志堅強，元神凝固，所以纔同你商量。你如肯點頭答應，不但我們得你幫助，將青螺山奪回，你也就這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將我魔教中祕寶學了去，豈非兩全其美？不過學時，須要把生死置之度外，無論眼前有甚麼恐怖景象，

全是一些幻景，祇要不去理它，轉眼消滅；若一把握不住心神，立刻便有性命之憂。我已將真情對你說明，如果不從，那就莫怪我們對你下毒手了。」

允中見他說時神態有許多可疑之點，知道決沒有這麼簡單，但是自己已成了俎上之肉，不任人擺佈也是無法脫身；又加自己想到青螺山盜六魔厲吼的首級，正愁無法進去，倘如他說的是實話，這法術學成，便可制八魔死命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把這利害關係在胸頭盤算了一會兒，還是姑且應允了，再相機行事。便答應了。那喀音沙布聞言大喜，也不命人看守允中，出外去了好一會兒，會同他師兄梵拿伽音二進來，高興地對允中說道：「你真是個信人，好漢子！我故意出去多時，並沒人看守你，你卻絲毫不想逃走。相助我們成功，無疑的了。」說罷，又說了一句番語。允中祇一轉眼間，從壁內走出三個兇僧，捧了許多食物與允中食用。允中慶幸自己沒有想逃。等允中果腹之後，又領允中去沐浴更衣，領到一間淨室，由大凶僧梵拿伽音二先傳了幾天辟穀打坐之法。允中人本聰明，資稟極好，一學便會。二兇僧也非常高興，遂將一切口訣煉法，祕密傳與允中，默默記熟。又再三囑咐，遇見幻景不要害怕。這時正在夜裏。到了子正三刻，梵拿伽音二領允中到院落中去，口中念起梵咒。一會兒工夫，允中便覺天旋地轉，面前漆黑。等到清醒過來，已到了一座山頂石上坐下，頭上星月一絲也看不見，遠望下面一團漆黑。正要將身站起，耳旁忽聽一人說道：「你不要動，我已派了四個徒弟在你身邊保護你，每晚子時我來看你一次。現在你該如法施爲了。」允中聞言，見事已至此，自己又不會妖法，他在暗中還派得有人看守，想逃是決不能夠，索性照他所說鎮靜心神，去煉那天魔解體之法。不提。

話說心源、玄極自白、許、俞三人相繼失蹤，敵人也不來擾亂，見戴家場並無甚事，便同鐵蓑道人辭了衡玉、淩操，搬到谷王峯居住，每日練習吐納劍訣，有時也出山走走。這日心源正在峰頭遠眺，忽見山腳下走來一個壯漢，迎上前去一看，正是陸地金龍魏青。原來那日大家忙於和呂村交手，直到事完，湘江五俠臨走，纔把魏青妻子被一個白猿搶去說將出來。心源聽說魏青一人趕去援救，並無幫手，好不放心，便想再約一兩位劍俠同自己前去，助他一臂之力。玉清大師道：「久聞衡山白象崖有一隻白猿，行走如風，卻從未聽說傷過人。既然怪叫花淩老前輩知道此事，他告知魏青前去援救，自己決不袖手，我們去了反不妥當。」心源聞言，又請玉清大師占了一卦，知是逢凶化吉，並無兇險，纔放了心。他跟魏青又是師生，又是好友，不見本人總覺懸念，忽然在無心中遇見，自是欣喜，便先問魏青那日經過。

魏青道：「我那日因聽淩真人來說，我妻子被白猿搶去。他又說白猿住在白象崖，行走

如飛，怕我追趕不上，一面指示我抄近路去追，隨手在我背上拍了一把，走得便快起來。在谷口遇見湘江五俠，淩真人不要他們相助，祇催我就走。我纔一出谷口，便覺身子輕飄飄地直往前飛走，眼看前面大河長澗，祇一晃眼身已過岸，走了不多一會兒，就看見前面一團白影如飛投向東北。漸漸追近，聞得我妻子哭喊之聲。追來追去，追到一座石崖，便鑽進洞去。近前一看，那洞已被那廝用石頭封堵。我便用腰中鋼爪前去推那洞門，好容易纔將那石洞推開。那白猿跳出，使用一根木棍，不知是甚麼木頭所做，和我爭打了好一會兒。那廝身材伶俐，一縱就是好幾丈高，祇累得我渾身是汗，漸漸抵敵不住。被那廝一棍將我打翻，用兩根春藤將我手腳捆住，拖進洞去。我妻子也在裏面，見我被擒，撲上前來將我抱住痛哭。那白猿上來拖她，我妻子偏拼命抓緊我衣服不放。拖開時，竟將我衣服撕了一大片下來，露出臂上刺的龍紋。那廝隨即放了我妻子，走近我的身前，一把將我左臂衣服撕開，露出一條赤膀。我正愁它要當着我面，去囉唣我妻子。見它撕我衣服，以爲它要生喫我。那春藤有茶杯粗細，捆得非常結實，掙又無法掙脫，氣得我眼睛都冒出火來。死原不算甚麼，最怕是我妻子要被它姦污。便大聲對我妻子說道：『你還想活麼？』一句話將我妻子提醒，我妻子本有烈性，一頭往石壁上撞去，滿擬尋一自盡。誰知那廝竟懂得人言，聽我剛一說，便已轉過身來，我妻子還未撞到石壁上面，已被它縱上前去攔住。

「它這時忽然改了剛纔兇惡神氣，用手朝我二人直比，我二人也不懂。它好似又要到我面前，又怕我妻子尋死，便將我妻子拖將過來。茶杯粗的春藤被它用手一扯，便行粉碎。它纔將我解開，我兵器不在手內，縱上去就給它一拳。那廝也不還手，祇護住我妻子，怕她尋死。那廝身體靈便，因爲要護我妻子，喫我打了好幾十拳，打得它哇哇直叫，一面用手朝我直比。我先前也不知它朝我擺手用意，因它老攔在我妻子前面，越打我越有氣。那廝皮骨堅硬，雖然重手法打得它痛，卻不能使它受傷。打了有好一會兒工夫，一眼瞥見我使的那柄鋼爪，被我搶過來拾在手中，正想用你傳我那散花盤頂暗藏神龍搶珠的絕招，先將那廝兩眼打瞎，再取它的性命。爪剛發將出去，平地忽然冒起一人，正是那破爛叫花淩真人，一伸手先將我的鋼爪接去。那白猿想是知他厲害，立時捨了我妻子，跪將下來。淩真人先對那猿說道：『你修煉得好好的，偏要動甚麼凡心，這一頓打，打得不屈不多吧？』那白猿聞言，竟抱住淩真人一雙黑泥腿大號起來。我恨那廝不過，正要就勢用爪將它打死。淩真人祇用手一揮，便好似憑空有一種東西將我攔住，不得上前。淩真人又對我說道：『它也挨你打得夠了，你也無須乎再打它了。它雖不該一時妄動凡心，將你妻子揹來；可是它如不是天良未泯，認出你左臂刺的龍紋，想起你十五年前在湘潭王家集上救命之恩，憑你這點本領，它要取你性命，豈非易如反掌，還能容你打它這半天麼？再說你既倒反呂憲明，你又隨他們前去赴會，我不該不先令你妻子設法逃出。

幸而被白猿搶走，不然呂、郭二人回去，明白了你的行徑，豈不白害她遭人毒手？那白猿後來護定你妻子，是因感念昔日你放它的恩義，因你妻子烈性，怕她尋死，又知你打不傷它，所以一任你打，它卻護定你妻子不來還手。我已來了一會兒，我恨這畜生不該妄動凡心，我又還有用它之處，樂得借你手懲治它。後來你要用鋼爪弄瞎它眼睛，我纔出來攔住。如今你妻子業已遇救，這畜生也不會再起邪心。你的好友趙心源在谷王峯鐵蓑道人那裏，不久便要到青螺山收拾八魔。無論甚麼人，祇要能遇見我，大半有緣。我送你一樣小玩意，你可拿着它先尋親友，將你妻子安頓。然後到谷王峯跟他們一起去打八魔，到時自有你的好處。』說罷，給我一根藤子編就的軟鞭。我也不知道叫甚麼名字，他也不容我問，祇好道謝收下。

「這時那白猿仍是跪抱在他的膝前，不住長嗥。淩真人道：『我怪叫花淩渾向不收徒，如今一開戒，索性連你這橫骨未化的畜生都要做起我徒弟來了。你既是這般苦求，你若依得我一件難事，我便收你。』那白猿一面點頭，一面叩頭如搗蒜一般。淩真人想是知它願意，祇見他將手伸進那白猿喉中，好似聽見一種脆骨折斷的聲音。那白猿居然會說起人話來。我起初原沒聽出他姓淩，因爲白猿稱他淩真人，纔跟着叫的。那白猿會說人話後，淩真人又給了它兩粒丹藥喫下去，領它同我夫妻出了洞。走過坡腳，便見地下躺着一個大漢，昏迷不醒。旁邊還有一條打斷了的死蛇和一堆纏着彩絲的鐵箭。仔細一看，正是那山人姚開江。問起原因，纔知淩真人知他厲害，恐他毒箭傷人，先將他元神收拾，然後引出戴家場，將他制伏。他因元神已死，又被淩真人神雷將他震得昏迷過去，所以人事不省。淩真人悄悄對白猿囑咐了一番話，由身上取出一粒丹藥遞與白猿。叫它等我們走後，先用丹藥將姚開江救醒，然後將他揹走。等到淩真人吩咐白猿已畢，便命我夫妻同他快走，被他用法術將我夫妻送到湘潭一個至親家中。正要朝他拜謝，他祇說了一聲『再見』，一晃眼便不知去向。事後追思，纔想起那白猿是我幼時在我初次從師的王老師家，見我師兄五指開山王傳信由衡山打獵捉回來一隻蒼背老猿，用鐵鏈吊在房中，想磨去它的火性，再來馴練。我彼時年幼無知，又不忍聽它晝夜哀號，趁我師兄不在，偷偷將它放走。那時我左臂上就刺有這條龍紋，想不到十五年光陰，它毛會變白，居然會看見我身上龍紋想起前恩，不還我手。將妻子安頓好後，便來尋你，不想一來就遇着。我記得那日在戴家場曾有許多未遇見的能人，可能引我前去相見麼？」

心源便把前事一一告知，又同他去見了鐵蓑道人與黃玄極。

魏青從此在谷王寺內暫居，靜等端陽節前趕到青螺山去，不時也同心源、玄極到戴家場看望衡玉、淩操。衡玉和他妹子湘英極爲友愛，湘英走時，原說到漢陽白龍庵，由玉清

大師引見素因大師門下，雖然分別日子不多，總想知道一些音信，苦於家務，不能分身前去看望。便託心源早幾天動身，繞道漢陽白龍庵，看看湘英是否已蒙收錄。淩操也託心源等，遇見各位劍仙，留神打聽允中的下落，如果在青螺山相遇，好歹勸他回來。心源、玄極俱都一一答應下來。回去同鐵蓑道人商量，打算四月上旬就動身，先到漢陽探望湘英，帶到衡玉口信。然後由陸路走夔州劍閣入川，到川邊青螺山去赴八魔之約。大家商量了一次，因爲有魏青同行，好在無事，爲期尚早，索性提前動身，沿途還可觀賞風景。

到了四月初一，鐵蓑道人便同了心源、玄極、魏青，四人由長沙起程。走不多日，到了漢陽，好容易尋到了白龍庵，玉清大師業已他往。會見元元大師的徒弟紅娘子余瑩姑，問起湘英蹤跡，纔知玉清大師到的那一天，素因大師剛巧在頭晚上出門訪友，不在庵中。玉清大師原想留湘英在庵中等素因大師回來，湘英一定磨着要隨玉清大師同行，玉清大師無法，祇好又將她帶到成都去了。四人聞言，祇得告辭出來。心源猛想起聽玉清大師談過，陶鈞現在四川青城山學劍，何不去探看陶鈞，就便拜見他師父矮叟朱梅？此老雖是得道多年的前輩劍仙，爲人熱心，喜抱不平，比年輕人還要來得起勁，倘能得他相助到青螺山去，豈非大妙？四人商議定後，先請黃玄極帶了魏青先行。心源同了鐵蓑道人先到宜昌三游洞，去向師父俠僧軼凡請罪，相機請他下山相助。然後駕劍光趕上黃、魏二人，沿水道而行，到青城山去。把預定繞道陝西邊界，經由劍閣棧道走的主意打消了。

四人分手後，心源、鐵蓑道人劍光迅速，不一日到了三游洞，由鐵蓑道人進去代他緩頰，心源跪在洞外請罪。待了一會兒，鐵蓑道人出來說，不但俠僧軼凡不在洞內，連許鉞也未在此。洞中祇住一個聾啞年邁的和尚，問他甚麼，也答不上來。心源聞言，便隨了鐵蓑道人二番進去，遍尋俠僧軼凡與許鉞有無遺留甚麼字迹。那聾啞和尚見二人尋找，想是知道用意，徑從一個破蒲團內取出一個紙團遞與心源。心源一看，正是許鉞所留。原來許鉞承矮叟朱梅指引，離了戴家場，回家安排了一些家務，便去投師。好在三游洞在宜昌上游，是個有名勝地，常有人去遊玩登臨，極容易尋找。也是許鉞機緣湊巧，到三游洞時，正趕個正着。原來俠僧軼凡因三游洞風景雖好，仍不能與世隔絕。他先在後洞參修，本與前洞隔絕，不知怎的，把行迹露在一個有心人眼裏，傳揚出去，說三游洞還有人未去過的後洞，裏面住着一位高僧，如何神妙等語。一般人多喜事，從去冬起，不時有些俗人來向他請教佛理。俠僧軼凡不耐煩擾，正要離開，許鉞恰巧趕到。俠僧軼凡見許鉞根骨尚厚，又是老友朱梅介紹，當時答應下來。許鉞拜師不久，俠僧軼凡就帶了許鉞到川邊邛崍山去訪友。因爲後洞石壁內藏有許多的經卷，暫時不便帶走，纔去尋了那聾啞和尚來替他看守。許鉞在戴家場就聽心源說過同八魔結仇及以前得罪師父之事，

怕師父性情特別，又是入門不久，不敢替師兄講情。恐心源走來不知他師徒二人蹤跡，在走前寫下這一張字條，託聾啞僧代爲轉交。那聾啞僧因爲犯了他師父雪山了了和尚的戒規，罰他遭三十年聾啞之孽。許鉞把託他的事寫在一張紙上，他雖然又聾又啞，本領同靈性依然存在，不過韜光晦靈，靜待孽滿罷了。他受了許鉞之託，見心源來到，便將許鉞字條交付。他的來歷，三次峨眉鬥劍時自有交代。鐵蓑道人見了紙條，他本覺這聾啞僧不是常人，又見俠僧軼凡託他看守經卷，知道那些經卷俱是西土真經，佛門異寶，俠僧軼凡竟能託他代管，更知有大來歷。不過看他神態，又不似裝作癡聾，揣不出甚麼用意。先後朝他禮詢數次，聾啞僧好似被逼無奈，取了一支禿筆，在紙上寫了「孽重心感，行再相見」八個字，寫罷，徑往蒲團上入定去了。鐵蓑道人知他不願人留此，有心試他一試，故意裝作偷尋藏經，往他身後石壁走去。還未伸手，聾啞僧已經覺察，祇見他舉手往頭頂上一拍，立刻便是滿洞金光。鐵蓑道人知道不妙，不及招呼，一把拉住心源，身劍合一，破空便起。回望後面金光紅雲之中，一個三尺多高的赤身小和尚追來。鐵蓑道人並非真心盜經，原是試探他的本領，未便迎敵傷了和氣，祇得緊催劍光逃走。出去有十里左右，後面不來追趕，纔把劍光落下。對心源道：「想不到他如此厲害！我因疑他裝聾作啞，故意試他一試，不想他竟誤會成真。我還可以抵擋，走得慢一點，豈不連累了你，看他來歷，好似雪山了了和尚所傳佛門心劍的嫡派呢。如今令師已到了邛崍，那裏離青螺山甚近，說不定還許爲你而去呢。」心源道：「但願如此纔好。弟子現在別無他念，祇望能將八魔除去，恩師恕過前愆，仍得重歸門下，從此祝髮出家，永安禪悅，於願足矣。」鐵蓑道人含笑不答。當下同駕劍光，追上黃、魏二人，一同往四川進發。

魏青腳程本快，不多幾日，四人到了成都。先將城外四座有名的祠堂廟宇看了一看，又到辟邪村去拜見玉清大師，見着張琪兄妹，方知玉清大師已帶湘英去尋素因大師去了。輕雲、文琪因久不見師父餐霞大師，心中想念，趁着暫時清閒，也回黃山去了。四人談了一會兒，告辭出來。心源急於要見陶鈞，催着往灌縣青城山去。到了青城山金鞭崖，看見陶鈞和紀登師兄弟二人正在對坐下棋。原來陶鈞自從到了青城，受矮叟朱梅所授的口訣，每日練習劍術，又加紀登從旁盡心指點，進步得非常之快，把一柄金犀劍練得雖不能身劍合一，卻已得心應手，指揮如意了。紀登爲人，比他師父還要來得特別，竟會與陶鈞處得非常莫逆。他二人每日做完了功課，不是去採藥登臨，便在崖前下棋。這日天氣晴明，二人又下棋，忽見崖下上來四人。紀登認得鐵蓑道人，連忙上前拜見。陶鈞已看出一個是他昔日師父趙心源，心中大喜，便要上前跪拜。心源急忙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賢弟快休如此。昔日我本自知能力不夠，恐怕誤你，一向不肯以師禮自居；何況賢弟如今又是朱老前輩高足，再要照以前稱呼，不但錯了輩分，愚兄反無地自容了。不如以

後就用弟兄相稱吧。」陶鈞還是不肯，心源祇好暫時由他。彼此都引見，介紹姓名，互道了一陣傾仰的話，紀登便請衆人去往觀中落座。

坐定之後，互談別後之事。陶鈞聽說許鉞已蒙俠僧軼凡收錄，十分代他欣幸。心源又把同他別後，到長沙谷王峯尋訪鐵蓑道人未遇，雪夜遇二魔，追雲叟解圍，酒樓遇羅九，相逢白琦、戴衡玉，戴家場打擂，怪叫花窮神淩渾二次出世收伏姚開江，白、俞、淩、戴四人相繼棄家從師等事，說了一遍。陶鈞也將別後在漢皋江邊巧遇恩師矮叟朱梅，接引到青城山學道，以及現在早晚用功情形說出。紀登道：「這位淩老前輩，真是劍仙中一位怪傑。要講本領，雖不知多大，但是這些年來聽見他的前言往行，從未有人說他敗在人手內一回過。日前聽師父說，他近來悟徹天人，不久歸真，很想物色一兩個傳人，二次出山想必爲此。不過昔日他同白師伯曾有仇隙，也不知如今解了不曾。他既命魏道友同三位到青螺山去，想必到時他必定出來參與。八魔縱然厲害，豈是他老人家對手？趙道友此番前去，必定萬無一失了。」

心源便請紀、陶二人引見朱梅。陶鈞道：「恩師他老人家行蹤不定，不常在觀，也許我們正在想念，他老人家就馬上出現也說不定。」四人聽得朱梅不在觀中，多未免覺得機緣不巧。紀登忽然對陶鈞笑道：「師弟可想請師父去助趙道友一臂之力麼？」陶鈞道：「豈有不願之理？」紀登道：「因爲我以前曾有劣迹，雖然改行向善，師父總不大喜歡我。我看他對你屬望甚殷，你如現在就隨趙道友等同去，你不是八魔對手，師父豈能坐視？」陶鈞也是少年喜事，剛把飛劍學好，沒處使用，心源又是他良師好友，極願同去相助。祇因震於八魔兇名，估量自己能力有限，又未奉有師父之命，不敢貿然說去。聽紀登一說，知道師父面前他肯擔待，便活了心，答道：「我實在是想跟去，一則無有師父之命，二則我雖會飛劍，不能身劍合一，道路又遠，恐怕反誤了趙老師的大事，所以爲難。」紀登道：「我既叫你去，當然會替你擔待，不但你能跟上他們三位，連這位魏道友，我也一樣能送他前往。好在爲期還早，有意屈留諸位在此盤桓幾天，到時我雖不能離此相助，自會送我師弟前去觀光。諸位以爲如何？」心源與陶鈞久別重逢，又看他師從朱梅學了劍術，好生代他欣幸。自己因爲當初不聽師言，僅學會一點皮毛，貿然下山，惹得師父見怪，自己到處喫虧，倒並不怎麼想陶鈞同去。經紀登一說，他是朱梅大弟子，劍術高妙，本來爲期尚早，樂得在此同舊雨相聚些時，多拉攏兩個幫手。黃、魏二人原是心源請來，更無問題。鐵蓑道人與二老、俠僧軼凡及心源、紀登師生兩輩，俱是後先所交朋友。他的劍術先傳自終南樂衆，樂衆成道後，又離了終南派自成一家。紀登、心源因爲他認識師父，俱執晚輩之禮。他卻不以此自居。此次隨着心源經川入藏，本想在半路上順途看望兩個好友，見心源等暫住青城，便同衆人說，準端陽前趕到青螺

山，現時因有事他去，同衆人暫別。紀登挽留不住，祇得恭送他去。鐵蓑道人別了心源去後，心源等三人便留居青城，專候端陽趕到。不提。